



麦飘香 尽归仓

□ 孙秀芹

农村有句谚语：“芒种三日割麦”，意思是说，过了芒种三天，麦子就熟了，就要开镰了。农人们个个摩拳擦掌，有种上战场的感觉。父亲在开镰前五六天，赶集买了一把新镰刀，又找出以前的旧镰刀，坐在月台边的水缸旁，在一块长条形红褐色的磨刀石上吭哧吭哧地磨。父亲磨一会儿就往磨刀石上撒一点水，红褐色的液体顺着磨刀石流下来，父亲伸出粗糙的大拇指在镰刀上轻轻地划几下，试试镰刀的锋利度，然后把磨好的镰刀放在洗脸盆里浸泡，以防割麦子的时候镰刀掉头。每年麦收时节，父亲都要磨好五六把锋利的镰。父亲用的农具都很挺脱，他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。

母亲也变得紧张起来，她瘦小的身影不停地忙碌着。母亲问我：“抢秋夺麦，哪个重要？”我当时年幼，似懂非懂地看着母亲。母亲又说：“大家都去抢一件东西，抢不到的时候就去别人手里夺，秋天的庄稼是抢收，夏天的麦子是夺。”从母亲的话语中，我知道了麦收的重要性。

临割麦的前一天，很少赶集买菜的父母忽然变得大方起来，他们买来了新鲜的蔬菜，蒜薹、黄瓜和西红柿，一年当中，就割麦子这几天我们才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蔬菜。

俗话说：“三麦不如一秋长，三秋不如一麦忙。”过麦时的忙碌，诗人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写得淋漓尽致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，童稚携壶浆。相随饷田去，丁壮在南冈。”短短几句诗就写出了麦子丰收时的繁忙

景象。

庄户人望着一片金黄的麦田，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。他们弯腰挥舞着手中的镰刀，麦秸秆在锋利的镰刀下应声断落，麦子呈扇形码放在一起，他们低头弯腰，挥舞镰刀，跟在比赛上比赛一样，谁也不肯落后，累并快乐着。有诗云：“麦浪翻空沃野黄，丰收愉悦写眉行。开镰快割陌田阔，摆阵喜归山路长。”写出了农人们丰收的喜悦。“盛夏川前带暖黄，麦田一派看苍茫。村中寂静无人懒，陌上欢娱有影忙。”每年麦收季节，村里没有闲人，大人孩子只要能动的都在田野里。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，就跟着奶奶在大人割过的麦田里拾麦穗。

我们这里属于丘陵地带，到处沟沟壑壑，不像北边的平原地区，金黄的麦子一眼望不到边。麦子刚开镰没几天，南边山区的农村妇女三五成群、两人一伙地结伴来我们这里拾麦穗。她们大都是三十多岁能干的农村妇女，穿着朴素，肩后背一条大布袋，腰里扎一条布袋，天不亮就出门，从我们这里拾着往北走，越往北麦田越多。这些妇女特别能吃苦，出来就是一整天，饿了就吃从家里带来的窝窝头和煎饼，渴了就到水渠边喝口凉水。中午烈日当头，硬硬的麦茬划破她们的脚脖子，热浪一次次向她们袭来。玉米叶子被晒得卷了起来，失去了嫩绿的颜色。田野里没有一丝风，像个大火笼一样，使人透不过气来。她们把拾了一上午的麦穗抱到树荫下，一个个席地而坐，脱下脚上的千层底布鞋，在麦穗上用力揉搓。干透的麦穗在硬邦邦的鞋底的揉搓下粉

脱落，她们拣出里面的麦梗，把麦粒装进袋子。筋疲力尽的她们躺在树荫下休息，枕着麦粒，闻着麦香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我和奶奶就在附近的麦田里拾麦穗，这些麦地都是沟头崖底很小的地块，不知被人拾过多少遍了，有时候转好几圈都看不到一棵麦穗。即使拾到一棵麦穗，也小得可怜，麦粒也不饱满，奶奶还乐此不疲，拾得很起劲。奶奶看我嫌麦穗小不肯拾，就对我说：“苍蝇头、蚂蚱眼，拾搭拾搭就打一碗。”奶奶把拾来的麦穗晾晒到院子里，晒过晌午头，奶奶用一块半头砖用力揉搓麦穗，把麦穗揉碎，用簸箕簸出麦糠，这样反复簸几遍，簸箕里就剩下干净的麦粒了。我给奶奶撑着布袋，奶奶小心翼翼把麦粒倒进去，虽然麦粒不是很饱满，但奶奶看着布袋里那小半袋子麦粒，还是眉开眼笑很满足的样子。

每当母亲看到那几个妇女背着大半袋子麦粒从村边经过的时候，就会又羡慕又同情地说：“看看人家，一天就拾这么多麦子。闺女长大了找婆家可不能找山里的，山里地少还浇不上水，每年都是靠天吃饭。”

梅子和我同班同学，父亲去世早，母亲又有病，兄弟姊妹多，很小就帮母亲分担家务，洗衣、做饭、拔猪草，这些活她都抢着干。梅子每年夏天都拾很多麦穗。有一年夏天，村子附近的麦田都被人拾过好几遍了，她想让我和她做伴去北边的麦田拾。第二天天不亮，我俩每人拿一条布口袋就出发了，很兴奋去想：今天我一定拾好多麦穗，给父母一个惊喜，特别是母亲，她一

定会给我奖励的。出了村子，沿着一条生产道一直往北走，路边有一片邻村的果园，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，田野一片漆黑，那时没有路灯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我感觉头皮发麻，背上冒凉气，好不容易紧跟在梅子身后过了这片果园，又走了好长时间的路，来到一条东西向的马路上。穿过马路，我就不想往北走了。梅子不听，她说这片麦子早叫山里那帮妇女拾过了，要想拾得多，还得往北走。无奈，我跟着梅子继续往北走，脚下被马车碾过的路坑坑洼洼、凹凸不平，我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北走着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梅子可能累了，停下了脚步，指了指身边的麦田说：“咱不往北走了，就在这片麦田里拾吧。”进入麦田，麦茬扎的脚生疼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静得出奇，只有我和梅子踩着麦茬发出的声音和我自己的心跳声。望着黑漆漆的四周，我内心充满了恐惧，好想哭，真后悔跟梅子来拾麦穗。我俩蜷缩在麦田里，好不容易等到天亮，转了大半上午也没拾多少麦穗，想给父母惊喜的愿望也成了泡影。

如今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拾麦穗了，我家的地很多年前就已经流转了。现在都是机器割麦子，很难再看到小时候麦场上那热闹的景象了。父亲扬场，母亲上锨。父亲端着簸箕把麦粒用力扬出去，麦粒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，然后纷纷落下，麦糠随风飘走。忘记了在哪里看到一首诗，再现了当年过麦时的情景：“晓梦频惊人语微，当年犹记麦成堆。眼前刀落如光闪，晒后轻扬作雪飞。”

月明映故乡

□ 姜薇

秋空明月悬，又是一年中秋至。

今年中秋节巧遇教师节，本该与家人合家欢聚共赏秋月，我却只能独处异乡，思乡之情更添几分。

中国人的乡土情结特别浓厚，在远离故乡的游子心里，故乡那一弯明月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。每逢佳节，人们总喜欢伴着一轮明月细细品味这亘古不变的月色印记。

秋风带着桂花香不断袭来，我坐在书桌前翻开季羨林先生的散文集《忆着烟村旧风景》，书中对故土的眷恋之情、那种想回而不得的失落与悲伤再次平添一抹相思。

季羨林先生6岁离开老家临清，到城里跟叔父念书，之后便一直背井离乡漂泊天涯，直到2001年从北京回到临清，这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回故乡。6岁以前，苇子丛是他淘气时的避难所，也是他的乐园。有一次偷吃了面饼，母亲追到芦苇坑边，他跳进水里，一边吃一边笑着对母亲说，反正你又下不来。儿子在水里笑，母亲在岸上笑，这一幕是如此动人又如此珍贵。

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家过中秋节，我和妹妹围在桌边，等待妈妈分月饼，我喜欢枣泥馅的，妹妹喜欢五仁馅的。我把月饼掰开，问妈妈：“它像不像弯弯的月亮？”明月挂在枝头，厨房里飘出浓郁的香味，那是父亲在做我们最喜欢吃的红烧猪蹄。我偷偷溜进厨房，趁着父亲不注意，拿起一块刚出锅的猪蹄就吃。父亲一边喊“馋丫头，烫啊”，一边夺下我手中的猪蹄。我全然不顾，快速将猪蹄放进嘴里，却烫得连蹦带跳，哈哈大笑。一家人吃着香甜的月饼，凝视天空中圆圆的月亮，如今，回忆起这一切，依然很香甜。

每一段回忆不管尘封多久，总会在某个时刻被拾起。特别是人到垂暮之时，曾经的童年时光就是内心深处最坚实也最柔软的地方。

人走天涯，那一轮明月，从古到今，圆了又缺，缺了又圆，总是给人以美好的向往。无论是张九龄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还是杜甫的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都传递着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，赋予了中秋节更深的文化内涵。

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，永远不会懂得乡愁是一种什么滋味，也永远不会体会那离去时的相对无言。故乡，是我们年少时拼命想逃离，年老时又渴望回来，或许已经回不去的地方。

虫鸣声声入耳

□ 张修东

秋虫，秋天的活跃分子。没有它们，秋天似乎不够完美。

几只小虫躲在木垛料场睡回笼觉，有人不由分说将它们带到运料的车盘上，咣当咣当赶往新的地点。矿车运行平稳而有韵律，走了好久，刚到井口，它们一头栽进罐笼，几秒钟飞速下降，由地面来到百米井下，一路颠簸，一路疾驰。井下一片漆黑，陌生的环

境，小虫流落到此，吓得不敢作声。忽而射来几束光亮，小虫庆幸自己没被发现，臆想等待机会，爬上飞快的矿车，回归故土。此时风钻响起，一刻不停地叫嚣了一个多小时，几只小虫滥竽充数叫了几声，却被风钻的“突突”巨响吞噬了。井下归于沉寂，唧唧的声音还是被矿工捕捉到了，虫儿们的行踪暴露无遗，井下的灵气由此诞生，从此有了虫鸣的伴奏，井下生活添了色彩。

“流落天涯聊自得，今宵为尔感平生。”看井下矿工们寂寞孤单、工作重复单调，小虫们决定落地娶妻生子，建立家庭，井下相伴。

风钻开工，一起演奏交响曲；风钻停工，虫鸣阵阵，就像在演奏小提琴。时间一久，矿工和虫儿们成了好朋友。班中餐的碎末，成了它们改善伙食的大餐；休憩片刻的欢声笑语，它们跟着鸣唱。

这天，工友小李担心虫儿

孤寂难熬，偷偷把自己养的蝓蝓揣在怀里带到井下。工作间隙，小李打开盒子，喂一丝葱白，蝓蝓欢喜地叫个不停，感染了周遭的住户——虫儿们。如同有所感应，一只小虫出窝瞭望，被小李捉住。当天下班，小李便将这个“俘虏”带到地面放生了。

至今听到虫儿叫，我就怀疑是小李当初放生的那一只，背井离乡，远离家人，叫得凄惨，怪可怜的！